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崖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黄琮

青崖集卷三

元　魏初　撰

詩餘

木蘭花慢為安總管壽

記鳳凰城下走飛騎扈龍舟正春水生波頭鸞落雪風偃貂裘西南憲司高選自并汾以去數君侯處處隨車有雨行行白簡生秋　今年冠蓋駐梁州民物沸歌謳看綠水平田人家烟火桑柘鳴鳩輝輝虎頭黃節道看

看飛下日邊頭儘把中原山色與君同醉南樓

又為姜提刑壽

記當年分陜擁飛蓋入長安把渭北終南秦宫漢闕都入凴欄追隨大渾幾日又嘉陵山色上征鞍楊柳離亭痛飲梅花樂府新翻　一封丹詔五雲間全晉動河山看匹馬横秋弦轟霹靂虎卧斕斑生平此心耿耿道君恩未報敢投閒袖裏昇平長策春風咫尺天顔

又為完顔振之壽

笑功名謾我都幾許競匆匆記玉佩紅鞓長安陌上人
指青驄歸来買田故園儘人間社燕與秋鴻唤奴拏魚
溪上看兒種豆村東　算来何物是窮通只有讀書功
𤼵杖屨風流崖西古石舍北長松宦塵千丈如海更何
心鞍馬避奴童萬古醉中天地井蛙湖海元龍

又　為馮副使壽

記春風門巷騎竹馬舞青衫笑我拙何堪君才十倍頭
角嶢嶢讀書故都喬木更含香蘭省並歸驂醉聽灤河

夜雨清吟太液秋蟬　别来何物是新添霜入鬢毛尖

正渭北江東莫雲春樹得共新銜人生别離居半但公

餘有酒且醺酣幾日隣村桑柘夢中烟雨江南

又

宋漢臣墨梅幷叙

嘉議宋公於予為世契兄向過洛陽吾兄適

宰是郡尊酒留連者累日邇後訃音至長安

余不勝驚悼今年以事来京師其弟義甫秘

監會余於東溪出示嘉議墨梅横幅因作長

短句一章兼致區區追挽之意云

愛筆端造化春不盡思無邊看詩意精神不求顔色物外神仙回頭水南水北覺氷姿玉骨却悽然一片肝腸鐵石三年雪月情緣　洛陽尊俎記留連慷慨正華年恨鞍馬匆匆長亭老樹芳草離筵西風鴈来何許忽傳將幽恨到重泉昨日東溪再過不堪塵滿氷弦

又次韻奉答劉雪溪兄

記漢臯亭上從别後幾秋風愛詩酒追隨衣冠雅重車

騎擁容回頭白雲汾水又傳將淮海避青驄官府年来有禁音書未易相通　肝腸如鐵氣如虹佳句入清雄問渭北江東莫雲春樹此意誰同虛名百年慙愧賴吾鄉風味近河東幾日鳳凰山下雞豚社酒迎逢

又贈閬州楊宣撫

問高城鐵甕緣底事淨妖氛道霜落長安元戎閫令萬騎雲屯人人知自有用望金湯直上撼乾坤海陸鯨鰲掀舞秋風怒捲孤豚　將軍却恐熾炎燻玉石到俱焚

便立馬城頭扶傷弔病不侈奇勲區區螙鋒螳臂算從

今都合平呑一片旌旗閑暇夢䰟常繞夔門

又

送張夢符治書赴名

正江南二月春色裏送君行對芳草晴烟海棠細雨不

盡離情思量漢臯城上共當時飛盖入青冥醉後嘉陵

山色馬頭楊柳秦亭　十年一别鬢星星慷慨只平生

愛澂濁揚清排紛解難肝膽崢嶸此心一忠自信更太

平丞相舊知名寄謝草堂猨鶴移文未要山靈

石州慢　留别雷御史

才得相從還有此行難合交錯公餘頗喜新涼杖屨頻
參談益白衣蒼狗不如付與無心到頭誰是真功業天
地儘知音足清風明月　應惜枯罷未脫瘡痍鞍馬不
嫌驅役筆底清霜隱隱巴沾鬢髮秋風萬里飄颻老鶻
摶空鷦鷯尺鷃甘沈没開歲待君来滿江南春色

又次高郎中道凝韻

千古汗青勲業幾人能是雄傑麒麟畫像當年轉首許

多除折前村月底一壺春酒追隨梅花解軟肝腸鐵萬事儘悠悠只固吾窮節　愁絶倦遊歲莫棲遲風雨一枝鳩拙意廣才踈事與古先殊别夢中鄉國鬧時獨上城樓角聲旗影供凄切醉裏倚闌干滿西山晴雪

滿江紅寄何侍御

少日肝腸雲夢地氣吞八九今老去才踈計拙百居人後倦處妝回行路脚懶來喋却吟詩口算從前四十九年非如回首　風與月須長久誰放我成三友笑官倉

紅腐可堪凝守倒鳳顛鸞吾已矣淋漓醉墨蛟虬吼儘都門冠蓋擁紅塵青青柳

又寄何繼先御史

落日何山人好在鳳凰城闕還記否長安城下一樞離別芳草連空春欲暮落紅千片飄香雪憶使君昨日出潼關今三月　吾有意從君説君為我能周折想臺中評議正勞提挈走馬秦川塵土裏離愁一似年時節問白頭老母倚門心何時歇

又為書史王慥甫壽

年少才華文字裏已曾相識還又喜栢臺高選我承飛檄筆底輝輝多古意幕中隐隐當勍敵更令年相從入川来良多益　心與膽當如石須不負文章力要他年事業轟騰霹靂自覺空踈成底事愛君文雅吾平昔把清江都與釀成春如鯨吸

又為雙溪丞相壽

借問中朝誰得似相公勲舊記前日風雲慘淡雷霆奔

走萬里野煙空緑樹旌旗莫捲熊羆吼便挺身飛出虎狼羣人能否　元自有談天口初不負經綸手更詩書萬卷文章星斗樂聖銜桮應暫耳不妨桐院閑清晝願壽桮青與北山松俱長久

又為張右丞壽二首

梁甫孤吟已認得真龍頭角記當日江山如畫一時英畧立馬便談天下事鳳池十倍揚州鶴更詩書萬卷浴心胷無丘壑　活國手千金諾自不負麒麟閣筭點鞭

餘事不妨清酌今日文昌虛八座鬚毛莫遣星星却要
袖中霖雨洗乾坤浸寒廓
天造雲雷問誰是中原豪傑人盡道青錢萬選使君高
節自有胸中兵十萬不須更事張儀舌看千秋金鏡一
編書心如鐵　天下利君能説天下病君能切要十分
做滿黑頭勲業樂府新詩三百首篇篇落紙揮氷雪更
醉來鯨吸捲秋波栝中月

又登汪師展江樓次張周卿韻

落日江樓山不盡亂雲横碧還又見人家煙火倚天青壁貔虎夜攢分遠近魚龍人海無南北道軍門昨夜有人來傳佳檄　歌慷慨余平昔今潦倒嗟何及幸此身膏沐太平文德方喜詩壇逢老手却愁酒陣當强敵便從今都與捲降旛知吾必

水龍吟為祖母太夫人九十之慶

玉峯千古高寒浮花細葉難相稱風流不減謝家林下藹然輝映最關心處歲時伏臘蘋蘩薦敬笑人間兒女那

知許事空脂粉香成陣　慙愧兒郎草草滿金梧綠浮春瑩此心但願旁沾親舊年年康勝一曲龍吟又傳佳語尊前試聽道期頤未老十年今日再安排慶

又余誕日不得與兒子必復相會聚者凡六寒暑矣今年是日必復以詩上壽有勇退神仙今不遠之句因以此曲示之

平生翰墨箕裘誤蒙獬豸分司早登車攬轡風烟萬壑連雲鳥道五載歸來中臺無事江南芳草記錢塘門外西湖湖上登臨處知多少　夢裏五雲樓閣正瞻依玉

犀春好南海陰風越臺暑瘴不禁懷抱白粥青虀平心養氣萬縁俱掃便從今收拾黄牛十角只閒中老

念奴嬌　為王約齋紹明壽

離騷痛飲問世上功名畢竟何物眼底誰能知許事只有雙鳧仙客一局殘碁兩窻疎翠談笑揮氷雪紅塵千丈定知不到雄傑　昨日黄菊籬邉淵明招我逸興悠然發今日秋香猶好在請對玉芝仙骨富貴謾人雲翻雨覆枉換青青鬓不如高卧浩歌且醉明月

沁園春 留别次張周卿韻

自揣平生百無一能此心拙誠甚年來行役交情契闊東奔西走水送山迎遥望神州故人千里何意今年共此行瀟瀟雨算幾番茅屋燈火殘更 從教長路歌傾拚一醉都消磊磈平向白雲直上君吟我和緑波江畔我唱君賡恰到相逢又還相别慙愧人間功與名長亭外望野烟春草不盡離情

又送霍國瑞

雞舌濃香朝馬晨鐘十載禁庭恰行春緑野從容冠蓋人家烟火相望昇平一夕霜臺又須新寵白辟青錢到姓名人爭道看春風袖裏霹靂抨轟　誰憐漢水孤征得旗旆相從有此行愛風流凝遠長歌細飲青燈夜語款曲交情恨煞文書官程未了又到慇懃唱渭城百年裏算悲歡離合幾度長亭

又次張可與郎中韻可與郎中與晉卿德昌以樂府相唱酬不揆奉次

三子追隨文筆崢嶸相如上林正遥山雨過嵐光湧翠

平湖風起天氣行金老我何堪頹然於上得共停舟賞此音髙歌罷似千山月冷萬壑龍吟　玻瓈莫厭杯深儘塵土機關苦用心對湖山如此安能不醉交親知己何處重尋慷慨中流闌干拍徧離合悲歡一古今明朝去向滕王閣上暮雨孤斟

水調歌頭　送張夢符

一代橘軒老胸次浩無窮當年比度元李氣象鬱相同況是文章翰墨濈濈龍拏虎躍又得復齋公俯仰想前

輩風釆照區中　羡君侯三尺劒六鈞弓風雨墮地奔走齷齪笑田翁今日衣冠華選前日龍門桃李歌咏入清雄看取次回去奏論大明宮

又喜雪

南國晝多霧大是寫真詩今年何許風色吹作雪花飛人道使車剛節我道使車和氣此語未應非簿案儘叢雜梅竹復參差　釣魚君今老矣復何之人傳日邊消息四海入皇威况是驊張癱瘓偶有相逢今日時更吐

奇辯朱子有佳酒連為倒瓊卮

感皇恩 次商參政韻

睡起獨登臨不禁殘酒樓上闌干壓晴柳好山凝望良足慰余心友風烟春近也平安否 晝戟朱門誰堪炙手茶社詩盟要長久年來和夢無復東奔西走麒麟新畫像從渠有

鷓鴣天 次姜御史韻

雨過鷄窓覺夢清文書一束五更燈愁於飢鵲癡於鶴

閒愛孤雲靜愛僧　人似月酒如澠幾時別墅醉秋登高情千古閒居賦世故驅人不易能

又九日晉溪

何處龍山事不偏晉王祠下水浮天參空鐵樹三千丈刻石名臣五百年　歌浩蕩酒如川暫陪珠履對風烟自憐白髮無能事只有丹心在日邊

又霍國瑞母八十之壽

少日教兒苦讀書只今驄馬到亭衢鏡中雙鬢秋難染

膝上諸孫玉不如　花澹澹竹踈踈風流好箇壽星圖

平安日月從今數百歲平頭儘有餘

又

贈王敬之御史耿伯玉臺掾

去歲新秋别鳳城今年春早會秦京人生離合知難定客裏相逢重有情　花淡淡柳青青半風半雨若為平清明得暇還相覓醉倒沙頭碧玉瓶

又

室人降日以此奉寄

去歲今辰却到家今年相望又天涯一春心事閒無處

兩鬢秋霜細有華　山接水水明霞滿林殘照見歸鴉幾時收拾田園了兒女團圞夜煮茶

江城子為祖母夫人八十之壽

如兒花額粉香勻點粧新看來真八十風流都屬太平人長日篆煙琴一曲瓶水暖爵煤薰　酒烘仙頰暈微醺洞庭春要平分兒女團圞語笑重情親更看藍衫紅袖舞歌娅姹小諸孫

南鄉子贈友人

一别五雲城慙愧朝陽有鳳鳴奔走幾年成潦倒堪驚底事能傳萬古名　猶記少年行可慣清罇獨自傾昨日東岡歡笑處誰醒吸盡人間竹葉青

定風波

長日身邊一事無放癡兒子走相扶不道牽衣緣底事笑指杖藜門外看平湖　好借西隣霜羽鶴更著青松和月兩三株一片春風千古意請倩取龍眠作箇壽星圖

朝中措 為寒仲山僉司壽

五年憲府記相看秋水淨門闌一曲驪歌別後眼前萬里河關　愛君佳處文書堆積意思安閑看取清秋射虎短衣疋馬南山

清平樂 祖母夫人壽

珠圍翠繞塵土知音少一曲清琴松月曉兒女肝腸容了　歌聲不用琵琶銀栝細斟流霞歲歲而今時候小溪晴雪梅花

太常引　党氏園亭紅梅次徐子方韻

亭亭清瘦阿誰鄰合占了百花春蜂蝶漫成羣只山煙淡月晁親　舊家窓戶精神好在紅簇麝香新有酒到吾脣便拚作花邊醉人

人月圓　為細君壽

冷雲凍雪褒斜路泥滑似登天年来又到吳頭楚尾風雨江船　但教康健心頭過得莫論無錢從今只望兒婚女嫁雞犬山田

點絳唇 次商台符韻送何侍御

昨日郵亭樹頭一帶青山晚綠波清淺人與天涯遠今日相逢綠蟻新醅滿歌聲斷落紅零亂夢逐春來鴈

又 為孫叔庸壽

月底秋吟愛君星斗銀河句拍江風雨認得迴舟處十角黄牛曾是生平語相將去綠雲千樹作箇菟裘計

浣溪紗 為劉歸愚壽

前輩風流有幾人拚教詩酒百年身小紅燈影近新春

醉裏看花城外寺閒来課種水南村人間百偽不如真

又

心地寛平見壽徵鬢鴉匀薄只青青從今却是數松齡

又

除却弄孫無一事閒時針線困時行小兒新語喚文爷

又

燈火看兒夜煮茶琴絲香餅伴生涯秋霜原不點宫鴉

十月好風吹雪霽一天春意入梅花壽星人指是仙家

序

遯齋先生詩集序

先生諱元節字子元遯齋其自號也弘州人渾源劉南山翁以女妻之傳其賦學中進士第雅尚氣節不隨俗俯仰仕至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遥鄉里以詩酒自適年五十餘以辛壬辰北渡元遺山名重一時於人品於

文字毫髮不少貸嘗收集中州名士詩文先生得與其選且為之傳故先生之文行於是乎公論定矣其孫振伯起至元十九年勅授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以廉幹稱二十三年會余於杭以余有鄉曲之舊頗相愛念因以先生詩集見示古律共若干首余謂金國百有餘年以文章名家者如党竹谿王黄華趙黄山楊趙二禮部雷李王麻諸公不啻百數十人其餘為兵亂磨滅者不可勝計今伯起收集先世遺文以為子孫傳其

意亦有足嘉者嗚呼衣冠之後有不得已在胥吏在商賈在農工卒伍者知其有先業之美而能繼起之是又吾伯起之心也故併書之其年五月順聖魏初引

送殷侍郎獻臣使日本序

唐殷侑使回鶻韓昌黎謂曰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又謂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初嘗以是謂凡受命于朝者無得失利害必盡夫公而

已一有計較則私矣今天子仁聖克肖天德際海内外罔不欲覆燾至元三年既受諸國朝賀將遣使諭日本用敷宣聖意命朝臣擇其人宰相以令殷君侍郎應其選制曰可京師去日本不知其幾千里也殷君受命言笑自若用是知殷君能審輕重者矣通經術者矣公無私者矣非其侑之後身必有以得侑之心者矣然則通烏氏開身毒置交趾郡不患其不能辦也燕大夫士咸有歌詠順聖䰟初為之序云

素庵先生事言補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世變不一有委心於權謀謂之知死心於勢利謂之通苦心於雕蟲篆刻謂之文故立德者鮮立功者鮮立言者亦已鮮久矣嗟乎士君子所以垂憲於後顧所學何如耳遇不遇不論也素庵楊先生少羈孤致力古學為名輩所推重嘗著事言補三卷至元二十五年其壻陳祥觀農江西以其書示初請序所以意初年十六七時曾侍我先大父玉峯

得拜先生於木庵英上人之歸義方丈今四十年矣先生有獲麟詩二首蓋其明年之詩也初晩生不肖誠得附名不朽何幸如之今考其上篇如曰以儉養福以謙養貴以知養富又曰五就湯五就桀非孟子之言也其中篇如大學衍義節有七例其所謂筆削者蓋有為而作也此又見諸行實非空言比也其下篇如酒癡之論如人妖鐵面之譏舉可以為世訓士論惜其遭際變革覊旅隱約使先生之蘊蓄負荷百不一施雖然有所為不

亡者存焉耳其自序謂書勸戒益學孟子亦不異於歐陽公也有能識先生之志採先生之言其於事功不可謂無補至於論文字紀風俗遠讒嫉安困窮先生雖得而録之非有意於文也茲又不可不察順聖魏初謹序

山莊雅集圖序

古今一天地也人物一元氣也元氣一古今不可以二故山陰蘭亭之集春夜桃園之宴竹林七逸洛下九老雖鉅細不同其託物興懷自得天地之妙者豈以古今

有二哉至元丙戌馬卿德昌拉諸賢出錢塘門或舟或騎要以陳氏山莊此君亭為約既至亭在萬竹中軒户足清杯盤足古酒數行談議蜂起笑謔間作觴猛於陣詩嚴於律薫陶浹洽其氣象有大不凡者明日諸公咸有樂府以歌詠其事又令子昂趙君圖之且囑余序所以意余謂湖山拱秀花竹呈麗此不必論第我輩所以自立者其一於古其不一於古余於是有懼焉敢序因以例和樂府附之

送尉生序

雲川尉生從余學將歸覲其親求余言為佩服之資余謂古之學者自小學入於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於修身齊家各有叙程朱兩先生於語孟中發之詳矣苟能熟讀而力體之古人不難造也生其勉乎哉先儒謂教人者如醫家對病用藥若曰必揭其受病處從而藥之生亦質美嗜學而謹於守畦畛者也余不能言余嘗以書獻當路者其自謂則曰讀經以治心為主不泥章句

讀史尚氣義不喜敢死恠力之士作文先大體主意而
鄙雕刻涉世貴知義有守而恥不通此余所願學而未
至者也今亦以告生生其勉乎哉

送尚秀才序

厥初生民倥侗渾濛雖秉彛罔不在越匪修弗率未有
不替於天性之初惟彼玉石既切復琢茲用異于塊礫
惟彼箘簵既括復羽茲用應于機張惟彼稼穡既耰復
鉏茲用望於有秋若古有訓黄帝堯舜氏作其政一其

民醇其學罔攸顯道亦無不在逮文武成康人民匪曇防慮周遠越百姓里居罔敢不敬天德惟稼惟穡朝夕克服厥躬間於藝穫時則有若庠序有若老成詢茲大倫不暇他以為不惟不暇亦不敢周德既衰重耳小白迭為盟主沽功府利誕惟厥縱于匪曇其後有國立王亦罔克念聽則或專於兵於刑於權謀於鉤距於捭闔於縱橫於鬼誕於貨於佛於玄百孔具出於是先王大道泯泯棼棼日入于壞學者尚賴六經孔氏之學僅存

而不泯以仰鑽高堅用明天命俾知所止定恒懼寒暴
因乃晝實于一為可惜也保下尚野從余學今將歸獻
書求余言余聞曰勤力一心乃其有成作止交戰危徵
孰明爾尚式時先民之訓夙夜惟厲華其末必植其本
圖其始必思其終慎厥攸好爾克敬在德余惟汝畏酒
壺既傾序以識别

送王之問序

古所謂天民大人者一於道義而功名不論也志於功

名者富貴不論也世變既降士氣益弱天民大人即不敢論而所謂志功名者尚邈乎其無聞焉是以竊位苟禄之譏偷員全身之謗往往有之茲感激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有不能自已者然也吾友王君之問肅而剛約而有文在今賢相君廉公賓席有年矣至元歲丁卯將拏車詣京師余恐其遭罹頓挫遂有落寞不平意於其行乃飲之酒以張其氣且與之言曰廉相君方以天下為己任故雖荒僻窮陋一有奇俊猶將搜抉欲共升之

朝況其美材巨璞已在其宇下者乎吾子可毋慮所慮者惟吾子去就之當否與持心之變與不變爾就之不當而富且貴人孰以為榮去之當而貧且賤人孰以為辱世之苟得患失之士泛泛踽踽脂韋囁嚅若水中之鳧若轅中之駒若饑龍之乞憐何沒沒敗人意如是耶吾子懷抱利器有賢君侯為之依歸持此心以往能不為風俗所移易功名不難辦也吾子其行矣

送王國賓序

君子非無名之患無令名實難名身之文也言名之輿也言之不辟名之不遠宜哉昔叔孫豹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上也功次也言又次也咸無焉為衆人生為五穀蠧死與草木朽何没没也夫或曰言以駕説者也學者將務駕其説則冥行擿埴道莫之索其次用何如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存乎命故堯禹躬行仲尼皇皇非命乎非命乎堯禹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堯禹非堯非禹余以春秋論語

為贅疣棁之藻童子之雕刻施之天下壯夫不為末也
末可勝乎是以華而不實蕩而不法君子耻諸余友生
王子國賓有志于言將以是鳴于世者也余願子以孝
敬為冠屨謙讓為襟帶中庸詩禮為佩服則其言之出
也鏗乎球琳琅玕之戛焉燦乎絺綌錦繡之錯焉於以
補造化於以變風俗於以叅天地之盛衰不然何名之
多言足貴哉子行矣他日有遨遊諸侯間氣象焰焰者
非子而誰

送歸愚劉丈尹新河序

近代用人之法不過曰資曰望而已資以御其常望以御其變常者有司之事變者宰相之公知其變不知其所謂常則鳳鳴而鷙翰顏狀而跖心者得冒進矣則夫拔於稠人之中任以不次之位非明眼者不敢遽以旬月取相一歲累遷者為至當故范文正公立朝抗論置百官圖指示曰某遲某速此公此私意者范公不敢一於變而必為之防限者杜私門抑干進為後世定法也

知其常而不知其所謂變則一枝棲鸞百里不足展驥足者亦有之矣則夫積日累久循序平進非體道者不敢遽以十年不調七十為郎者為至公故恩忠慤公當國除拜見吏持例簿進却而弗視曰宰相器使百官若皆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意者恩公不敢一於常必為之振舊革弊古者取人才求實用從當世之公議也大抵用人者不可不安其常而亦不可拘於常安其常而不知所以時出其不常之用以神吾之常則其弊

也不可止國初法令簡易將相大臣皆得以意辟召逮中統至元之間肇定銓格俾循序而進久變而忽常人固以為駭方常而遽變人亦以為駭噫當是時器使百官吾知其為難矣雖然銓格既定因其有常才者待之以常因其有非常之才者待之以變從施横設無往不可顧吾所自立者如何耳無患其坐廟朝為天子進退賢不肖者不能也五叔歸愚劉君才而望者也今循序尹縣屈而不伸益可知已雖然孔子嘗為委吏矣必曰會

計當而已矣常為乘田矣必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孔子盡其在我者在人者不論也人以常待我我以常處之則人之待我者非不善也人以常待我我以不常處之待我者當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今郡縣之職非若曩時也有養廉之餼有奉祭之田有皂隸以供役使有考課以辨能否是豈可不上為天子下為斯民而中以伸吾之所學乎然亦有所謂難者不可不知也荒遠細民知天子有意于治慎司牧之非其人以撓吾民生將恙

其情而升黜之用是豪猾不逞之徒茍在任者一有棖
觸則舞文欺詆必排擯而後已不然即竢其滿秩之日
羣聚譁譟遮道而詈辱之噫風俗如此任是責者急之
則民怨興緩之則公賦缺不謂之難可乎雖然亦必有
道以持之公平廉斷與物無競不以近而動者吾知其
不足辨矣若一為猾吏所餌左右不敢舉動良可惜也
吾叔當代名士是固能審處矣而初眉眉以言此者葢
以立法有常執法者雖以常待吾叔初不敢以常待吾

叔也宰相所以造化是法者也雖姑以常待士初不敢必其終以常待士也幸吾叔不以常自處則宰相自不能以常待吾叔矣異時聞新河治最宰相奏白不敢以常尹長遇之然後知初言為不妄也於其行謹以是序送之

藁城尹闞君哀挽詩序

至元五年三月朔藁城尹闞君子玉卒明年其孤子艿泣謂初曰先人少遭閔凶挺身自樹立行唐邸侯尤器

重之嘗薦於故蔡國張公張一見大喜命典屬縣先人辭不就即杜門却掃彈琴學易澹然與世味相忘若將終身焉者中統壬戌順天宣慰趙公辟先人諮議其事先人從容贊畫不求赫赫名用是歷曲陽高陽藁城三縣令所在有能名令不幸棄世不得展盡蘊畜寧為無遺恨邪某早夜思所以慰藉九原者惟是縉紳先生之哀辭有所闕耳先人雅重吾子幸吾子序其端初聞愕然且謝曰令先大夫不以初不肖頗相愛厚嘗命初為

郈侯作北嶽露臺記間與語喜道河朔諸將事迹且曰其少時不學好騎射貞祐間河北豪傑並起其時因郈侯數相與往還用是得其事迹為詳每念古人遭際草昧功名事業播在人耳目至今不朽者以其史傳為考實故耳今國家立經陳紀百度修舉他日太史氏必求訪遺逸其將封諸將事實以獻不識何如初應曰昔韓昌黎以李翰林所為張廵傳雖頗詳密尚有闕者又不為許遠立傳愈痛之為作張中丞傳後叙具載廵遠事

垂不朽又有答元微之侍郎書論甄逢父濟卒不汚祿山父子宜得書初嘗以是推愈心知其賢于人者益遠夫忠義感激之士魁巍偉儁之迹要當與白日爭輝不幸一旦磨滅而不聞豈不深可惜也君能擴推是心則他日登要津秉國政必不肯蔽賢以自售比之聞人之善頷而下咽小有過必極口暴露而後已益相去萬萬也別後方期大用以展布所長不意遽有此不祿令吾子將懇求縉紳先生之哀辭以為泉下之光是亦吾子

之職分耳初聞令先君與藏春相君最相愛念相君名重天下衣冠所倚望此正遺山所謂鄴中賔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初敢為吾子發之初再拜序

記

江漢堂記

堂在漢中其始構與構之之所在今不可考其字則魏了翁之所書也了翁宋名士其所以書必有以也聖元

有漢中幾五十餘年名公鉅卿典是郡者非一能不棄了翁之所書揭之於公署之後堂亦必有所取焉耳第以歲月逾邁風雨頽圮一往一來或未知其所以然為雉豕蒿礫所溷雖漢中士大夫不知有了翁之書者況究了翁之所以書者乎至元十四年陜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安公士甫以才得尹是郡乃葺其堂而了翁江漢之名始出余適以按覈至公與余有一日之雅俾余記所以意余不敏不能度公意敢私為之說以詰公

曰縧簧夜燈錦綺春麗觀游眺望公豈有心於茲堂乎燕閑休息賔從雜坐談說蜂起公豈有心於茲堂乎會計出入毫髮不少貸一予一奪籠絡豪右公亦豈有心於茲堂乎不爾則必曰田萊多荒粟帛不給吾於此堂可以議之賦役煩重因仍蠹食吾於此堂可以治之羣小並進以私害公吾於此堂可以去之英俊下沉文治不興吾於此堂可以舉之煢獨抑欝無所控告吾於此堂可以信之說未更公竦然曰詩所謂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君之謂也余徐應曰公之所以葺堂之意今竊幸中之公知了翁所以書堂之意乎敢併為公陳之江自岷漢自嶓冢淵深渟蓄湍激奔放源源混混不舍晝夜雖百折必至於海蓋天地之元氣流而為江漢元氣餒則江漢涸江漢涸則乾坤幾乎息矣人心之有義理發而為事業其揆一也義理明則事業著事業不著由人心勝而義理之心塞矣故一心之公一心之江漢也一言之信一言之江漢也一行之謹一行之江漢也苟反

於是則旱乾枯竭無復生意矣與夫秋之溝夏之港朝盈而夕涸何以異哉知天地之有江漢當知了翁之所以取名於江漢知了翁之取名於江漢當知吾身之自有一江漢不可徒羨夫鶴山之書劄而已也公拱手曰君記竟矣請書之吾將從事於斯

趙公泉記

趙公家世將種在金朝父祖昆季咸有戰功死王事者數人公幼業儒學不窘偏章句卓然以遠大自期上在

潛邸公與廉趙姚張諸人偕入扈從主上龍飛詔公宣撫陝西四川等路朝廷草創百度未備況西南國都之門所以蓄内釁而啓外侮者人莫不以為懼公至具言天子聖明宣布渥澤以恩以威雖以杞子逢孫之黠悉縮脰於轂而莫我敢發卒致内外帖然使主上無西顧之憂者公之力也由是公之名重天下將謂謨謀廟堂佐天子出號令旦夕可冀矣公乃中流勇退買田以泉石自娱得古夏侯氏之地在長安韋杜之間負少陵而

揖終南雲烟竹樹錦綺錯綉四時朝暮光景萬狀昔人所謂輞川之鄉社桃源氏之別墅者正在此也初公既得卜乃引東澗之泉以溉蔬藥以供庖丁之用又鑿池植菱荷養魚數百尾每四五月之間旱輙細流淙淙僅濡石齒而已則所謂小有江湖之興為之索然用是瀕北崖以鑿之有泉湧出如隙光如匣劍砉然清冷歷引而南由書院由蔬圃由堂由池隨所用而之焉當暑潦方漲亦奔湧湍漣有聲舞盤渦而蹙輕浪甚可愛也及

其風定烟收澹如酥醲雖云智者之樂而禪僧野客亦有所慕焉公時屐履其間居人望之若神仙焉因以趙公名之初謂古人以人取名者多矣如栁子厚之袁家𥔲蘇潁濵之君子泉皆是物也夫其以袁家名𥔲者必袁氏之有主乎𥔲也以君子名泉者必其神之有類乎君子也今士大夫以公名是泉公亦以泉受是名其必有說也士大夫之説余能知之謂公嘗少攄底藴而秦中百姓至今歌舞之使其執大柄輔大政其潤澤天下

也必矣庶幾公之後出得若是泉以平天下之欹坎以潤天下之枯槁以流天下之穢惡以鑑天下之妍醜此其所以望於公也然公得是名而不辭不能無疑因以詰之公曰余以丁内艱廬丘隴朝夕哭踊比得痺疾自分閑退久矣然所以自治自勵者奚可少怠余觀夫泉之就下不爭則似謙不幾於顔子之不伐乎盈科而進則似約不幾於曾子之養氣乎蹈險不疑則似勇不幾於季路之有為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則似道不幾於

君子之自强不息乎古人盤盂有銘几杖有銘若韋若弦皆所以自厲也余之得是泉而喜之者亦將以是自銘也不然則役於物而急於名是以巧智自私余不敢為也初謂泉一也士君子得之而所以期公者如此公得之而所自守者如此然則君子之所以必觀與夫觀之之有術者於是為益信公諱良弼字輔之本邮品人家贊皇者四世矣今占籍於兹焉

重修懷州三皇廟記

太醫王某詣初言懷州孝感坊舊有三皇廟五間葢壬子歳州醫教授趙元張淵管勾張嗣興所創也迄今四十餘年矣至元乙酉某承太醫院令造供御地黄於其間某謂奉上藥物不敢不精潔且三皇醫之所自出也其廟貌圮毀踈漏如此甚不稱輿望乃與本府官及醫生輩相與重修之凡用緡若干雖木石已具未遂落成某今年供上赴北太醫院以茲事奏聞欽承睿旨俾有司施行請紀其始末以詔不朽初竊為伏羲氏法象天

地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氏教民五穀嘗百草木黄帝與雷公岐伯論討經脉旁通問難經方問説之書出焉醫之有本不於是以求之將何所取衷焉可謂知本者矣雖然子醫也知醫之本於三聖人當知三聖人天下萬世之本也太極未分而竒偶畫陰陽而無窮陰陽合變而萬物生理亦無不備不有聖人孰明是理孰體是物孰爲之垂教萬世由是觀之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即此

理也此理明則天地位而萬物育故歷代祀典所在官
司歲時致祭昭其本也聖上慈民愛物與天地為一心
與三聖為一體凡在有司可不體聖上之心發三聖人
之妙用其司牧天民順其心不强其所不欲寬其賦不
迫其所不為不奪其時不困其力使之雍雍有親嶄嶄
有義長幼有序内外有别養生送死一無所虞則陰陽
安得不和風雨安得不時百穀畢登鳥獸草木咸若當
是時也三聖可以四皇可以齊乎三矣是豈止補椽

棟炷香火為醫者所自出而已邪雖然亦不可謂不因吾子輩啟之也謹記

重修磻溪長春成道宫記

至元十七年重修磻溪長春成道宫成提點方志正具筠溪李公之狀以文來請謝不敏不獲按所具狀磻溪在鳳翔虢縣界一泉絶清泠北流二十里入於渭層巒疊嶂秀異如畫初入谷口甚狹沿溪五六里豁然塏爽土膏腴而樹蓊鬱雲烟朝夕千態萬狀使人顧揖之不

暇所謂尚父之釣磯者在焉其曰磻豈非以是而得之邪始重陽王公寓寧海馬氏棲霞長春子知其為異人往師事之得心傳焉又二年與丹陽馬公長真譚公長生劉公從重陽公遊汴未幾重陽厭世長春與三子護葬於終南之劉蔣村長春以溪形勝慨慕古昔因占居焉洗心鍊行深造自得時作詩以開示元秘用是名聲籍甚大定二十八年詔赴京師築館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明年乞還山從之明昌辛亥東歸棲霞又二十

有八年適元太祖聖武皇帝遣近侍劉仲禄召至雪山之陽虛席以問至道對以寡欲修身之要愛民永國之方及上天所以好生惡殺之意上皆嘉納之是時干戈方殷賴是以全活者不可以數計古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葢近是已又四年勑居燕之太極宫即今長春宫也又勑悉主天下道教事又四年乃羽化又十有一年弟子洞真于公住持終南重陽宫感念磻溪祖師鍊化之迹兵亂蕪没召盧志清董經度之時關中甫定土

荒人稀艱於得食磻溪當東西軍旅往來之衝志清輩
披荆棘薙草萊修垣墉力耕稼數年之間棟者宇者楹
而礎者始有可瞻仰而定居矣乃額以長春而觀焉又
十有四年真常李公代禮嶽瀆炷香祖庭以恩例升觀
為宮而得今名焉志清即世道士方志正繼述其事志
正有幹局能自勤苦刻勵以倡率乃衆構大殿三曰玉
虛曰通明曰太宗玉虛之南太宗之北曰南昌曰方丈
自餘細大各有攸處嗚呼如志正者可謂篤於向道有

志而竟成者也雖然是溪之在太古荒寒寂寞與山川天地為一氣初無名知也及尚父奮起佐周以有天下立齊與周相為終始當斯時也君子謂如羲皇至於唐虞文物始備可謂溪之治世矣自周自齊歷漢魏南北隋唐迄於五季幾二千餘年遂寂滅空洞不復有大賢者出君子謂溪之復太古也亦宜自金大定至于今百餘年有長春公積德累行開闢元化風行四方以人主之尊猶物色而招訪之雖逃虛而樂山林一言可以利

天下不憚煩也用是人人想望其風采至今高其德而不忘當斯時也君子謂如宣王勞來安集光啓前烈可謂溪之後世而中興焉又謂自今至于百世萬世溪之復古不古或益張熾光大則存乎其人焉至於丹雘粉碧上觚稜而棲金爵是又吾長春子之甘棠云

勑建真武廟碑記

國家肇基北方以神武有天下歷聖承承際海内外罔不臣妾主上眷膺天命嗣守大統稽考典禮以潤色鴻

業立宗廟議禮樂定官制炳然蔚然文物一新惟是宮殿未備羣臣請定都於燕上可其奏逮至元年始勅有司經度其事議遠近畧基址平板幹具餱糧分功命日以肇建都城既役之原缺年十二月庚寅城之西髙梁河有蛇出焉長尺有竒首金色觀者以閑藏之候非所宜出乃今見之其為靈恵也昭昭矣咸奉香迎拜蛇馴而近人引頸顧盻領其誠意而去明日復有靈龜回旋岸曲金文燦錯衆悉以為神太府監王𤖬齊布哈以其事

達禁掖皇后俾詢之博物者曰是何祥也或以玄武神現爲對皇后雅欽神靈即命於所現之地構祠而像設焉有司方庀工蕆役皇帝若曰神能大庇吾民可不敬錫明享以答靈貺乃詔大其棟宇以行工部尚書段其董其役仍以詞臣文其石謹按張衡思元賦云元武縮於殼中騰蛇蜿而自糾蓋蛇龍類陽也上應乎乾綱龜元物陰也下應乎坤軸惟陰陽交和而神應斯至今主上神慈威武子育億兆沉幾開闔旋乾轉坤其創制立

法則有魏孝文之度焉其綜名核實則有漢孝宗之則焉至若覲光揚烈以辭色假借臣下使之敢言則周成王唐太宗不啻過也加以敬戒不怠肅恭神明宜上帝降靈以表彰德信而昌明景祚於無窮也臣初敢百拜稽首獻銘以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銘曰
元武惟星黒帝之精有來其徵有占其靈將應其龍德之馨皇帝曰嘻神保是承赫赫厥聲綏我思成盍敎其申錫之誠乃大其庭乃髙其楹鳥翼矢棘神之攸寧以

長我王國之禎

重修北嶽露臺記

嶽古恒也先王奠祀用秩茲表乃北歷代承承明禋休享罔有降革金衰羣盜蜂起奪掠斬艾所在蕩盡時國朝肇一區宇禮文故事日不遑給故嶽祠為爾寂寂幾十餘年天誘其衷故萬戸邸侯為建正殿四方始有瞻拜之所殿南餘二十許步舊有臺以容俳優抵角變幻百戲之獻乃募工起南山白石而崇擴之高丈弱從仭

十有一三分仞之一有竒横如之經營規度凡五易寒暑計費錢二千餘緡侯没後十有一年其故人闗尹子玉丏余文用識不朽余復曰邸侯河朔名將其英鋭敢悍之氣固已光耀本朝非此可以鋪張萬一且謝不敏玉曰有金南渡河北羣雄如牛毛弱之肉强之食鄉人惴惴焉其心危獨倚公以為重公亦以此自任貞祐初天兵南牧衆推公主石城寨丙子石海亂歲且饑民瀕於沙河者夜採魚藕草糧以餬口晝穴窨不敢出海遣

何進副者擁精騎五千駐之曲河村得一窖即食之析骸爨骨腥聞於天公不勝忿恚募健勇者得數百人與何鏖戰生擒何刳其心以謝衆用是順天都元帥府升公為恒州安撫使其年十一月與武仙騎將葛鐵槍戰有功帥府承制遷公為驃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金虎符恒州安撫使如故庚辰正月武仙復陷真定公會諸部兵欲謀必取行半道聞中山李成叛即趨恒申儆守備俟釁將動五月武仙遣人將精兵萬五千人屯於

黄堯之兩山與真定為犄角之勢且欲逼恒時麥方熟
恒人持此以為食武兵日芟夷之公召諸校謂曰今恒
邑乏食軍不滿一千與其坐視民死當與此寇一決戰
大丈夫成則為侯不則為禽亦何恨也諸校亦踴躍期
一戰先是武兵畏公威名不敢近及奄至營中不知所
為自相蹂踐比曉溝壑填溢腥血蔽野得畜牧甲仗糧
糗不可勝數恒民頼是得活其年十月改知中山府事
公剛勁自信不畏强禦甫數月有畏愛之稱又五年改

行恒州元帥府事國朝以馬上有天下故元帥爲貴階又十有四年詔公以萬户統諸道兵圍宋師於歸德取之遂收碭宿州光州及蔚鄧臨渙等縣以功詔鎮歸德又十有九年卒壽七十三子浹以虎符嗣職今移鎮息州公平素悍勇有大志逢時草昧與羣雄角逐視殺戮攻掠若袵席然而能敬恭神明不靳已財若殿若臺咸出雅志即今瞻望廟貌使人有焄蒿悽愴之心者皆公之所自出也廟多古銘刻非公持護則破裂若井椿者有

之矣僕不佞辱公平生知待公今亡矣他日紀太常銘

神道當必有任其責者僕特因故舊尚因是臺以道其

梗槩用嗣永久吾子幸無讓初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者邸侯有焉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子玉有焉禮

五嶽視三公諸侯非境内不得祭季氏旅泰山仲尼乃

進林放以厲冉有世變益降家自作古風俗因緣遂通

上下而祭焉當河朔潰裂綱傾維崩人心之存唯有畏

神禍邀福幸而已然擴是心以往則猶可以撲虐焰而戢毒螫是以君子尚有取於斯焉書存呂刑春秋紀胥命皆聖人所以待叔季之義也古今肇祀禮軌會當舉糜典巡朔方侯甸男衛邦伯咸執幣贄駿奔走以相助柴望或者未必不以是臺為茲嶽告朔之餼云公諱順字從政世為真定行唐人

怡然亭記

漢中耆艾西軒王先生有亭於新居之西字曰怡然盎

其子無疾無妄爲先生偃息徜徉之所築也亭以茅峻
以土階户正離牖隨日出納北軒與暑相抗慴故冬燠
夏清其下植松植梅竹植冬青櫰桂雜樹卉有盆池有
石山有小曲徑雖近闤闠翛然閒然大有山林佳處氣
象其中貯以六經子史及前賢義理性命之論冠婚喪
祭之説異端詭恠縱横利禄一言不得與也先生本高
平人從父祖避兵徙居嵩山之陽甫志學又從鴈門李
公入蜀回駐興元一時達官爲其子弟築館請受業因

留家焉先生早罹兵難艱險百至既息肩益讀書以究
極義理為本根以踐履躬行為實學故郡生賢良咸師
表之至元十二年勅授本路教官既受命無幾何時即
以老疾辭其年朝廷以陜西提刑移治南鄭時先生與
無妄如澤改葬其考妣明年初按部自雍還始得與先
生相識先生巍冠博褐進止舒徐其容莊其辭溫藹然
程朱家語録中人也用是嘗侍几杖十有五年初至自
東川一日與客登茲亭客有顧門楣而問者曰夫所謂

怡有怡怡之怡有怡聲之怡有怡然理順之怡此所謂怡何怡也先生未對初應客曰王氏此亭必具此三說然後為義備無疾無妄于于友愛克敬克弟怡怡之義見之矣觀其事先生溫恭是式游居有常奉所欲以養之柔色以溫之則怡聲之義又可見之矣至於先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艾雖遭罹險艱造次俯仰無所愧怍今以其所見者考之先生薄于世味不以官達功名用心不以子孫田宅用心不以矯飾聲譽用心方寸平和無

所干求一順於理如葬藏如祭享如教諸生洒掃應對進退悉有本源制度表裏無一毫滯礙處怡然之怡可不於是槩見之乎世之昆弟以財産相傾奪以言語相忿懥至終身有不相悔悟者孟子所謂好貨財私妻子好勇鬬狠不顧父母之養其心如斂戟如陷穽如豺狼禽犢豈知夫怡聲之聲之義哉如韓子所謂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觸刑辟之誅戮僥倖於萬一者或茫然若有所失而未得或赧然若有所觸而未安或慼

然若神有所未定或愕然若肝膈有所不足夫如是而能造夫怡然之閫域者未之見也此亭之怡盖兄兄弟弟父父子子分而言之則由一而三合而言之則自三而一者也客曰誠如君言先生笑而作初亦自謂無愧辭相與怡然而出後二年無妄以府掾有能聲辟置之司因徵予說以為記復告曰先生之怡油然自得於理義涵泳之中日用體踐之實故為識者景仰如此若子昆季之怡既無失德尚日加勉不可少有虧歉以傷先

生之怡其歸語汝兄毋忽先生諱得輿字戴之西軒其自號也

麟齋記

王文慷慨尚氣讀書以左傳為專門之學因名其名齋曰麟蓋取春秋獲麟之意也初謂麟仁獸自黃帝堯舜以降歷夏商而周麟不屢出也夫麟必得天地仁厚雍和之氣以生在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前其仁厚雍和之氣比屋皆然雖有麟不以為麟平轍東遷王室實蠢

蠡焉齊楚秦晉吳越熾烈之焰始波蕩風靡以横蔽六合故有為窮奇為檮杌為饕餮為魑魅魍魎為蜂蠆毒為蠱雕為長彘磨牙垂涎食肉于血當是時而麟出焉則其為麟也固宜不然則即之狩紅之蒐孟諸之田必有槃然而鬣者豕猝然而角者鹿夫豺狼麏麖之屬而不一也聖人不書獨拳拳於麟者必知其麟之為麟也與麟之為德也韓子曰麟之所以為麟以德不以形是以麟不出於黄帝堯舜禹湯文武雍和之前而出於齊

楚秦晉吳越熾烈之後是知春秋之麟雖不根於仁政薰養之力而其自得天地者則固若也説者又曰麟為明王出也無明王亦出則麟不為當世其為春秋為後世麟也必矣是故學春秋者必麟其心其行然後聖人經世之志與夫天地人事之終始則有以得之矣其出也必有以麟天下其不出則所謂麟者固在也若嚴光之麟於漢諸葛孔明之麟於蜀陶淵明之麟於晉其出處雖不同而為麟則一也王文貞積力久其胷中之麟

他日必有一出不知天將使麟其所謂當世之麟者乎將麟其所謂後世之麟者乎麟乎麟乎是必有一在也令其張本耳故喜為之記

重修寳鷄祐德觀記

安西王相中奉大夫李公與道人袁志安有一日之雅因請公主修其住持寳鷄之祐德觀公報疏云不謂羽衣之師德眂為香火之主人又云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良哀其心之獨苦我有田疇永為好也薄助其力之不

周用是表公遺其弟子張志全來謁初曰志安木石野拙學道未成一椽一茅分亦足矣曩因先師以河山形勝卜祐德之廢址令志安輩披荆棘拾瓦礫歲靡月極未有成遂承參知政事中奉君不以山野鄙薄過為提挈倚頼屏庇今得三清四聖混元靈官等殿曁雲堂厨庫方丈三門之屬改復舊觀感戴盛意不可不為記述以示永久敢以文請初謂神仙不役於物而名山洞天非神仙不可居宰相不遺於物雖衣褐寛博而宰相在

所郈寶鷄古名縣也左秦右蜀襟山帶河自姬嬴以降故實可考其為仙人之窟宅益無疑然干戈焚蕩之餘榛莽悽愴狐狸所居豺狼所號非天誘其衷假手於賢相君未易及此相君朝廷屏翰王室柱石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係焉乃能不屑於是則其心恥一物之不獲其所可知已茲宜書志安潼川人性冲澹與人欵曲謙謹其師張守衡紫微全陽普度真人周公之所自出也初周公承教丹陽居邠州玉峯徒衆以千數而守衡

為高弟守衡雲衿霞佩翛然有塵外之想住鳳翔之長
春凡四十有五年是用秦隴知名朝廷賜號曰崇玄無
欲大師師知志安可托付以大事因以祐德俾之今與
建如此可謂能成其先志者也志全本邑人喜讀書風
骨不凡經畧雪溪劉公甚愛重之乃摭其意作步虛詞
七章
壞垣野粉零枯香石欄老雨皴秋黃山川良是成荒凉
仙人駕鶴來翱翔隴頭耕兒見羽陽碧鷄金馬何茫

茫　相公經綸無遐忘偶奇奇偶圓而方慨然以是為
主張　郢斤岷礎呈奇祥銅龍鐵鳳摇輝光神仙官府
千洞房　山人自分過所當彌羅丹華誰比將一心惟
有祈穹蒼　相公眉壽天與昌明年平蜀歸朝堂盡措
民物如成康　渭流西來今湯湯厚福與之孰短長厚
福與之孰短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崖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青崖集卷四

元 魏初 撰

書

上高張二侍御書

晩生魏初頓首再拜獻書於侍御高張二先生執事初自揆無似過蒙奬拔何勝榮幸然以懦怯鄙薄不克負荷不得不少布一言以露甲懇伏惟照察范仲淹在天聖中通判河中府召為右司諫歐陽公上書稱賀累數

百言大要謂貴官大職非無可行其道者然郡縣守長有所守吏部鴻臚有所司必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社稷之大計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得言之宰相與天子相可否諫官與天子相是非乃知諫官與宰相等初竊謂司諫七品耳前輩猶若是其重况侍御乎侍御天子耳目之官凡所施為要當聳動天下之觀聽况國朝有天下以來六七十年之間風憲之職未始議也今天子神聖動欲揞古内外百司莫不具舉復立憲臺將肅

清天下而兩侍御首膺是選是不可獨為侍御賀將為天下賀雖然亦不可不為兩侍御慮也程顥為監察御史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神宗嘗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方今生民之利病何以興除邊鄙之狎縱何以經畧錢穀之出入何以會計人材之闒茸何以獎拔百官之賢否何以黜陟兩侍御必有成筭矣若有非者彈

之有罪者糾之人皆可為則聖天子何獨注意于兩侍御哉二賢相君又何倚辦于兩侍御哉是知兩侍御之可貿又知侍御之不可不致慮也比來風澆俗薄士氣頹𦾨猖獗之徒不以唇吻相交取勝則必訐人陰私以為仕途之終南山故中外聞言事者不謂之狂則謂之奸矣間有諄至切中事機之論當路亦藐然一例觀之是以布衣韋帶之士無職分無言責率分一噤不敢少為時吐奇也兹者兩侍御不以初不肖將置諸臺掾之

末初自揆不能不知所以得此然以庶幾瞻望大人君子所以肅清天下之德器矣何幸如之而所不敢以身許兩侍御者誠以祖母春秋高初亦愚暗不嫻吏事用敢以是請且古之君子不彊人以所不能故人無棄才物無小成季康子問仲由冉求子貢之從政孔子各以其所長荅之漆雕開以未信不仕孔子說之初無三子之長有開之未信兩侍御幸哀憐之使不為棄才且有冀於他日幸甚幸甚

答郭仲常手簡

初頓首拜啟初久以童輩羈纏不獲馳問訃必得踈慢之罪於左右何意先辱華翰且激厲其退懦之氣欲引之樹功名之場初自知不肖生生之資且未暇故癡坐如此讀吾兄書辭使人不覺有震厲意特其勢有不能遽然者此吾兄所知也不審當幾何時得脫此蛙湫以少慰吾知己愛親之念愧歎愧歎王丈回姑爾奉謝令郎學問想日就高朗向所請書義標註格式因便示及

幸甚臨紙悵然不盡所欲言

表

賀正表

萬彙俱春允協姒朝之正四時成歲載更堯歷之新閶

闔天開衣冠星拱中賀欽惟以聖繼聖由仁行仁濟之

以不世之才奮之以有為之志量包天地好洽宗親凝

神淵默之間允求於治稽古禮文之事方采其宜高麗

蒙再造之恩交趾受維藩之禮襄陽可得而不迫以力

日本未臣而姑奉以辭為民極以立官酌古而不泥於古度國用以取賦準今而不專於今謂篆生隸隸生楷必歷數手而完則人本心心本天當有一代之制規模傑作文物蔚新臣等叨列宰司幸逢昌運雖調劑爕理無裨二氣之和敢舞蹈對揚仰祝萬年之壽

奏議

至元五年十月六日欽奉聖旨令自堯舜孔子以下經史所載嘉言善政明白直言奏得來者欽奉如此謹具

條陳于后皆經史事今略其文用是有尋魏徵之旨一曰正君心二曰教太子三曰任人材四曰慎聽覽五曰辨邪正六曰革舊獘七曰通下情八曰理財用九曰修武備所得奏者任人材一節而已周顯德元年河南府推官高錫所上書也

六年正月六日臣初等面奉聖旨魏徵般人尋者如魏徵般人無只似魏學士般人尋者臣愚竊謂天下未嘗乏才顧人君用之者如何耳如魏徵者陛下必欲得之亦非難事且

徵之所以為徵以太宗之能聽受也若太宗不聽徵雖有經國之才抗直不屈將何所施今陛下將與堯舜比隆太宗之事臣知其優為之也誠能覆至尊至大之威收至聰至明之辨曲屈情意勉強以制禮義使臣下盡言不諱魏徵將自至尚何族於尋哉一生殺與奪之權人主所司不可使少移於臣下一有所移於臣下欺弄禍患可立至此非臣之私言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春秋稱君能制命為義史記謂能擅國之為王此自

古之明戒也雖然宰相所以代君治事者也茍不委任責成則何以辦治此亦非臣之私言也孔子嘗曰先有司赦小過蓋不先有司則事無所統不赦小過則下無全才臣願生殺與奪之權持之當在陛下而先有司赦小過之義亦不可不致論也一人情姦偽不可不防古之治天下者大為防禁民猶踰之在朝廷而失其防則有民不知君如魯三桓之專在邊境而失其防則有尾大不掉如唐藩鎮之亂在諸侯而失其防則有號令不

行如秦楚吳越之僭在百姓而失其防則有掉臂大呼睚眦殺人如陳勝郭解之徒是固不可不防也然防之得其道則可以制亂防之失其道則適足生亂若夫用正人用之則當其材而不過此朝廷之防也兵不可不精錬既精錬矣必分其勢使權不久在一人此邊境之防也地不可廣民不可衆且遷轉之格令已行之此諸侯之防也民固不可使窮困亦不可太豪富窮困則易以為盜豪富則易以驕亂此百姓之防也陛下必欲防姦僞

宜以此防之若以擁蔽之故而使之互相告訐臣恐姦人因此厚誣大臣以生釁端方今已見其漸小則恐迫財賄大則扼其吭而奪之位至有同列不相能聚群不逞之徒而啗之以利使相為訐發當路者莫敢誰何以成風俗甚不可長聖上明見萬里無不昭察臣愚欽奉聖旨故不敢不盡愚伏取聖鑒

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監察御史言法者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也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無一定之法百司無

所循守雖省府已嘗奏論未即施行合無從御史臺再
行舉奏早定一代之法使有司有所守百姓有所畏避
天下幸甚
四月初二日竊惟欲致天下之治必求所以治天下之
具所謂治天下之具者無他人才是也取人之法具在
方冊三代有鄉舉里選之制漢有孝廉賢良之科隋唐
以來加以詞賦明經遼金因之亦能得人國家有天下
六七十年之間取人之法未遑暇及今天子神聖百職

具舉苟取之不以法則奔趨請託憑藉黨與無所不逞其私才有一闕則上司所付門下親舊之所囑駢肩累足莫知適從卒之人才無所得而賄利計制者取之至有贓汚負罪而拔擢有所則已登津要而肆猾狡矣欲其政平訟理恐未能也合無取近代之制若文武舉若試吏員若任子等法至於方技醫卜之術皆以試補則人得其才僥倖之門塞治安之功可期矣

四月二十四日竊見聖主即位以來經理天下中書省

以總朝綱尚書省以决庶務樞密院以典兵御史臺以糾彈非違其統而一之能分陛下之憂者聖慮固已定矣竊見燕王嘗欽奉聖旨守中書令兼樞密使名雖如是寔則未聞當今之計宜妙選天下賢而有德業者輔翼燕王欽依已降聖旨領中書省凡軍馬刑殺大除拜大錢穀及應合聞奏之事須先啟白燕王處决然後入奏如是則政柄歸一聖慮少安而天下國家之大本定矣

四月二十四日竊惟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天尊地卑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國史有修起居注以議典禮紀言動外則交趾稱臣高麗入貢日本江左瞻望德化自祖宗開國以來其創法立制至陛下為最備故外域遠方企仰朝廷以為中朝禮義之國昨聞御前食肉負者裸形舞唱恐非所以正朝廷待臣下尊天子之禮也自今御前不可作此戲舉務存大體天下幸甚

五月七日照得近例州縣不滿千户者合併又軍户鄂

囉轉運司俱各併入總管府所以省冗員禁侵擾也竊見目令除諸王位下户計外係大官數目内送納差發米糧種田等户如耶律丞相南合中書楊中書賈達阿嚕等投項甚多其各官頭目俱有長次及首領官令史催差人等各人既無俸禄以養廉則侵擾之弊不能不無以此參詳既是依例納絲銀人户合無照依合併州縣鄂勒轉運司體例并入見住州縣與民一滚通行科差若有合回付絲銀去處令於官庫内驗數支取不必更

為設官如此似為官民俱得便益據元管頭目於内若有曽受宣勑勾當年深人員擬合量才任用

五月八日襄陽蕞爾一城國家以河南一道加以内地供給自始功迄今幾三年矣未有成效今水潦方漲彼必大舉来援我軍雖已成圍亦宜據守險要厲兵秣馬以需一戰此正諸將用竒應變之秋也朝廷宜遣使以此戒諭將士且㸃視兵甲卒伍糧餉之有不利不備者督責合屬官吏使必致精利完備以圖事功若不早為

脩禦使必内外相應突圍以走縱得空城夫復何益不惟不償所損亦有以虧損朝廷師武臣力之望伏乞詳酌施行

五月十六日比聞朝廷以山東蝗旱民多闕食已差官給糧賑濟及倚閣懸欠稅糧其民固已幸矣外據鹽貨見行樁配其法施之豐穰之歲猶有所不堪况其蝗旱之餘闕食之際豈可不為之更張哉今體知得其鹽貨在先令瀕海去處樁配令滕嶧淄州等處去海七八百

里俱各椿配每户月椿配三斤以毫厘品荅近上户計每年不下椿配鹽三百斤每斤價鈔四分絲絹麻布並不收受大絹一疋長二丈八尺重一十三兩於街市倒鈔七錢布一疋長十八尺倒鈔五錢然後赴鹽局送納又立主首賫信牌立限約催督民户赴州縣官局糴買遠者離城三百餘里正於農忙時分往復不下十日每年四季如此及到城無錢多於鋪户之家借貸以應官司督廹之急及糴買出局却於城内每斤折二三兩依

市價轉買每斤價鈔三分賣訖鈔却還元借舖户叅詳
今既給糧賑濟又倚閣懸欠税糧則朝廷優恤元元之
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如上件鹽貨事理更為從長講究
施行是亦賑濟之一大端也古所謂惠而不費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葢近是也
五月二十七日令體知得外路客旅於上都和糴所中
納米糧皆揭利錢於隨處糴到白米至元七年十二月
内般載到和糴所永盈萬盈兩倉下卸中納其兩倉見

百姓搬載米糧數多推稱元糴糧數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隻損死盤費俱盡將所載米糧不得已折本賤糶本都官豪富要之家籠勒減價收糴却赴倉中納倉官通同看循便行收受其客旅如太原王烏德美西京杜阿薩爾馮琪李春等納到米糧皆刁蹬不受見於兩倉露地堆積約一萬石以致損耗委是生受叅詳上都每年合用米糧不下五十萬石故增其價直令百姓和中所以備國用便貧民也今客旅所中米糧兩倉

刁蹬如此見有露積至今者朽因雨水變壞則百姓揭借鈔本無以倍償況敢言利乎夫細民圖斗升之利不遠千里來應和中若如此刁蹬恐四方不信後無以應糴者則國用之須將何所仰目今雖收中米數已足若將在倉露囤客未驗數更為收受不惟救客旅倒懸之急亦所以備用示不失信於民也并據倉官見客米多稱推數足閉倉不受致令官豪富要勒價賤糴却中納入倉隨即收受其情弊欺公害民莫此之甚合行嚴加

禁治今後有無驗寔到倉米數不問貧富依月日挨次收受將當日寔收米數及合給支鈔人名姓只作一串赴支鈔庫照驗關支如此不惟不能作弊害民其勾當官吏亦不至破家獲罪

五月二十九日近為察到上都萬盈倉飛鈔事就問得監視官運司知事趙瑄曾於巴圖軍人烏爾古處買到支帖三百石每石用鈔一兩二錢却於官庫内每石關支鈔二兩五錢已行具呈御史臺照詳施行今糸詳得

國家蓄糧本以養軍而糧及於軍者不足此一弊也給鈔以中糧本以便民而糧不得盡中其弊二也養不及軍便不及民官庫之鈔隨於富强作弊之手其弊三也三弊之生生於買籌而已令後軍人及應合支糧者有無聽從所願就令發帖官司審問軍人及應合支粮者若欲用鈔先取本人文字開寫正支米糧折支鈔數各各數目其米價若在和糴未足其間依官定價錢如於收糴已足之後隨倉米市價從寔折筭其發帖官司憑

准合人文字據正支米糧下倉放支其折鈔數下庫支訖仍於本倉門首分朗出榜省諭軍人及應合支糧人通知仍禁約不得私下買籌賣籌或將支帖抵還欠少錢債違者並行治罪如此則軍得寔用官無虧損是亦革弊之一端也

六月五日竊惟皇后之尊與天子同體上以供奉天地下以承祀宗社故歷代天子即位册文玉璽隨即行之所以崇三綱之始正風化之原也今皇后母儀天下已

十餘年册璽之禮未覩施行伏乞御史臺奏聞下太常翰林講求典故以行册禮天下幸甚

六月十七日照得唐制宰相修時政記月送史館又起居郎天子御正殿則對立於殿下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册命啓奏封拜罷免悉載之史院嘗欽奉聖旨修纂祖宗事跡恭惟主上即位以來立宗廟議禮樂定官制百度修舉今兩省臺院及修起居注凡有軍國大政并册命啓奏封拜罷免等事合從中

統建元及今見行事理逐月送付史院以修寔錄則主
上之豐功盛烈有以光耀萬世亦臣下所當為者
七月十三日風聞中書省奏特訥克國王與廉平章北
京行省事竊惟趙右丞往年嘗與國王行省東京等路
能審量時勢緩急且勤恪不怠遂成安集之功今若繼
往則彼中民情物態備嘗之矣不惟與國王相得庶幾
事易辦而民易安廉平章明敏有為若請還省則內外
俱便初人微名輕職當言責見有便於國家者不敢嘿

嘿

八月十一日竊惟國家開創以來其增崇文物講求典禮莫盛於今日然大端大節猶有所未周者益啟白開導之有未至耳方今孔祀絶封廟户當差其餘儒户已有散至田帖者數年之後切恐聖道湮廢推原其自無大人君子以主張維持為已任故也照得見在儒户各散漫州縣無所統紀非若釋道二家而有以總之也故其利害安危無一人曽加省者竊見翰林丞旨學士和

爾果斯朝夕侍從且賦性雅重若使之管領諸路儒户必能教護有方是亦維持聖道之一節也又照得太常寺舊例奉行典禮之司初無户口統屬今太常卿哈坦所管禮樂户近五伯户翰林在今日為衣冠之表率使之管領諸路儒户亦為有例竊謂天下之事有似緩而寔急似迂而寔切者蓋此類也

十月十一日竊惟古之將士所以敢死勇於立功者蓋上之人有以激勸之使然也不爾將偷卒惰望其有奇

功於天下不能也聞故河南路統軍鄭江於今年四月內襄陽城下以戰而死迄今幾半載朝廷無追奬之命今來參詳國家方混一區宇苟死於王事者不加追奬則偷安苟容之徒以為得計照得近例以他功追封者往往有之彼被堅執鋭不顧死難為國家報効者若不量加追贈切恐於激勸克敵制勝之術有所未盡

十月二十三日照得在先提舉諸路交鈔如王渙等以戶部郎中兼之制府總領天下錢穀與戶部不相統屬

故別立提舉官尚書省令總領六部如運司鐵冶巳皆併省外據提舉司官亦合令户部兼領所以一錢穀之司省周歲之費也據見勾當官吏如無粘帶乞依例升轉似為相應

十二月十五日竊見西南國家重地其所以撫養軍民鎮服寇敵必得朝廷名德大臣才幹有為者然後為可今賽平章巳經停職打筭其綱紀省事者宜為遴選其人伏見廉平章明敏有志度在閒日久若應是選寔為

朝廷軍民之便

至元九年二月二日竊惟京都天下之根本要在殷盛以鎮服乎八荒古者隆上都而覲萬國葢此意也比年車駕臨幸修築城闕調運糧草一切應辦和買俱以中都百姓倚辦比之别路寔為繁劇側聞將與外路一體簽軍不惟内外輕重不倫且示天下以不廣也輦轂之下何至如此驚擾

二月十九日竊見大都路近蒙聖恩赦免今次合簽軍

數大小臣民無不忻忭比聞市人傳布將所免大都軍
數俵散外路補充元額切詳內外臣民皆朝廷赤子天
子聖明以大都應辦和買比之諸路繁劇故有此非常
之恩若復俵散外路寔為重併必欲不失元額自合以
錢招募必得勇力之士足為國家驅用如更不然合無
將河南乾討虜等軍簽入正軍不惟足以補充軍額亦
所以正聲罪致討之名比之乾討虜蓋有間矣
二十四日照得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節該五岳四

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所在官司歲時致祭欽此竊惟孟子亞聖其鄒邑廟貌歷代崇奉未嘗欽廢今國家增崇文物高越前古比聞鄒廟摧圮祀禮湮絶今來參詳擬合官為修補庶幾仰副聖朝崇尚文德之意

四月二十五日體察得大都自今年正月至今被强盗刼掠數起未曾捕獲參詳都城輦轂之下四方輻輳人物繁夥今强盗如此若不遴選捕盗官吏及督責府尹

等官切恐積弊既久人無所畏則無所不至矣若夫省
浮費薄賦斂去雜冗之擾使民重本抑末倉廩足而知
禮節此又止盜之本也
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六日大都大雨流潦瀰漫居民
室屋傾圮溺壓人口流沒財物糧粟甚衆通元門外金
口黄浪如屋新建橋廡及各門舊橋五六座一時摧敗
如拉朽漂枯長楣巨棟不知所之里閭耆艾莫不驚異
以謂自居燕以來未省有此水也伏惟兩都宗廟宫室

省臺府庫一切軍國所須具在於此今雨才兩日已漂
沒如此脫有自三日以往之霖切恐為害未必止此參
詳兩都承金口下流勢若建瓴其水潰惡平時猶不能
遏止西北已衝渲至城脚若積雨會合漂沒偶大於此
則所謂省木石漕運之費收藉渠灌溉之功恐未易補
償也又照得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請開盧溝
以通京師之漕從之至二十七年尚書省奏孟家山金
口閘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從來止以射糧軍守

之其人不足倚用若遇暴漲時或有作過人等所係利害非細宜行閉塞其所灌稻田俱為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即乞更立重閘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并埽兵所居庶幾用心廵護不致踈虞世宗是其言委官相視於是竟塞之大扺興建事功必較量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利重於害猶當舉行若害重於利安得膠柱鼓瑟而不為之更張哉恐其奸惡竊發前代固已慮及且以今日傾圮室屋溺壓人口流没財物糧粟等事勢觀

之莫若塞金口為便

七月十七日照得唐制常參官及刺史上訖三日後舉一人自代況廵行糾劾之任與常叙例轉不同者乎夫郡縣之職以撫字為功故必以日月滿考然後轉叙惟按察官與監察御史則不宜然葢人情久則熟熟則慢慢則事不立矣目今按察官已有過滿去處未有轉代監察御史必待例滿代官至然後離職皆非計之得者也合無令按察官及監察御史在任一歲後不問内外各

舉賢望相應者一人以自代不惟可以作新風節起厲頑獘亦可以廣收才能以憑倚用

七月十三日竊見天下之事具在於省省之事責之六部六部之事其呈覆出納在於各科分令史由是言之部令史名雖卑其掌行為最要其所係為最重得其人則庶事流通無所壅塞不得其人則叢脞隳墮詐偽百出若近者捕補撿目冒用中書户部印信及扯毀關撿等事推是心以往將何所不至望其政平訟理恐未能

也目今各部正補吏員如無過犯能以廉勤自律有幹局者不必追其既往若科分果有繁劇令史闕少亦合約量收補如吏不知警懼敢為欺誑者當隨事黜罰則能否有別矣方其資考未滿則掌握機柄既滿則臨治州縣茍非其人將何以堪之擬合定立格法如歲貢之例守一不變不輕以他道入補則人無覬覦知所勸戒奔競之門塞矣六部諸路表率若不先為振肅四方將何所則效方今之急是亦其一節也

七月十五日竊見上年包銀絲料稅糧等差發隨路俱各驗貧富品荅均科今體察得隨路新簽軍户多係各處近上户計止依額除訖包俸鈔五兩外其餘趓𠃔下數目却於近下户計驗正額科撥及一切横雜科著名為和買有司不即給價等事為此畧問得安平縣尹孔奎稱本縣新簽軍七十七户内止當絲投下一户外當包銀户七十六户俱係近上户計元當包銀二十四錠七两四錢七分每户依額除訖五兩該七錠三十兩外

趲下包銀一十六錠二十七兩四錢七分又老幼户添到包銀六錠三十三兩二錢五分又槩省人夫盤纒等鈔一十錠八兩替真定府麴使司散下碧香麴三千七百斤即時勒要鈔一十四錠四十兩已上四項計八十八錠八兩七錢三分又和買造甲皮舩馬疋一切等物自八年三月為始至今一十五起除納本色外折納訖鈔六十五錠三十二兩七錢四分四厘已闕鈔二十一錠一十七兩七錢三分未闕鈔四十四錠一十五兩一

分四厘今來參詳安平一下縣耳自八年三月至九年五月十五箇月內除元著包鈔其趓下新軍差發并其餘科著計銀四十八錠八两七錢二分又和買除本色外折納乾鈔六十五錠三十三两七錢四分四厘以一縣而計之一路以一路而計之天下其趓兊科省及和買不即給價豈止此數而已也今計國家宮室廩祿之費宗藩歲賜之常加以南圖江漢西鎮川蜀東撫高麗而來日本歲不下累萬計求其所出不自天來出於百

姓而已若百姓富寔何求不獲何事不成苟一旦耗損則流亡寇盜靡所不至然則為國家成長治之業建久安之勢莫若培植此百姓而已如不於此加意恐漸涉消乏今畧以包銀俸鈔比附亦可見其大槩云耳元每一十户額當鈔五十兩内包鈔四十兩俸鈔一十兩驗貧富品荅均科除壬寅至今累次簽軍該簽訖三户其軍多係近上户計權以十兩為率三户該納包俸三十兩今官司依額止除豁一十五兩外有近下户七户元

着二十两每户該二兩八錢半令官司依額科降該三十五两比與上户通滚品答均科時該添訖一十五两每户該添二兩一錢半又代納弓手并事故等户差發其絲料税糧課程和買諸物修城人夫亦與前項一體事理合無將軍户依額除豁五兩外其餘數目於正額内從長講究量加減免似望不致耗損則日庶月富足以成吾聖天子太平之功俾斯民以享有生之樂不亦美乎外據和買國家調度不一不能無之但有司以理給

價民不為擾若以遷延為能尅剥為功竊恐名為和買其寔則幾於掊歛若不改更伏慮迤久不勝其獘

九月十日竊惟父母三年之喪從古以來無貴賤一也令之居官食禄者為下民表率有不幸遇此則或一月或十數日巳棄去衰斬從事官府起居飲食衣服言笑與無喪同其毁傷風俗敗滅天理莫此之甚是豈獨非人子而安忍為此不情之舉亦風教之道有所未盡而然也今體察得大都路覇州益津縣臧縣尉於今年六

月内以其父喪奔赴安州高城縣及還職往復計往訖

二十七日八月内承州帖坐奉總管府劄付該備申省

部奉符文除往迴馬程外給假一十五日承此總府下

本州依上照會又云照得不即聽候上司明降一面令

本官前去事屬不應今後應申告假官員須候申復明

降無得似此違錯今來參詳應告假官員須候申覆明

降方許離職理固當然奈人子聞父母之喪如天摧地

陷五内崩裂安忍一日寧居若與常例須候申覆明降

於理未允合無自今凡有父母之喪聞命即往不可以常例拘吏許告丁憂俟服闋依例轉叙若其人才力深長非此人不能辦此事必須倚用然後奪哀起復則又其變也自餘皆令以禮居喪亦所以厚風俗存天理也

十月六日竊惟國家愛養百姓所以備用也雖用之亦當愛其力而使之以其時耳以其時則力不盡力不盡則用無窮今國家修築宫城此正用民之時也然用之苟奪其時切恐民力有時而盡無以供吾國家之用目

令大都供役人夫自春徂秋雖支鹽糧工價寔於農務有所妨奪為此就問得戶部鹽糧科令史燕珍呈每夫一名日支工價鈔一錢三分鹽糧計該一分工項計該鈔一錢四分人戶有慮妨歲計除各得工價鹽糧外更貼鈔或一錢或一錢有零顧覔人夫替代今來參詳合無將合給鹽糧工價鈔通折作鈔更少加分數令諸路召募少壯不服田畝之丁俾長用供役按月支請工鈔戒董役之官使少寛摭楚則子來之民不獨見稱於昔

日矣

十月八日太廟省牲為不見用犧問得太常楊寺丞稱為此已曾聞奏今來參詳祭享太廟國家大事三牲之禮自古為重今特用羊合行復奏以脩供祀祖宗之禮天下幸甚

十二月十一日竊見大都修建宮闕合用諸色人匠每年逐旋於隨路椿要至有逃避隱匿煩勞有司勾捉不惟失誤造作恐積久民力不勝煩擾之弊今來參詳合

無於各處取會諸色人匠見數依和顧之例以理給付工價利之所在人將趨赴古人謂悅以使民庶民子來者正在此也若以謂國家畜養百姓正欲有用必每事和顧恐府藏之積不足以供無窮之應竊謂不然令國家以穀成金以桑成銀使民力不困則何事不成何求不獲苟不措畫以道切恐一旦彫弊甚非栽培國家根本之意也

至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欽奉聖旨節該泰和律令

不用着休依着行者欽此風聞史開府與諸大老講定
大元新律積有歲月未覩奏行今來參詳周因於殷殷
因於夏固有必不可更者至於禮樂刑政小過不及之
間因時損益亦不可以一律定也泰和之律非獨金律
也旁采五經及三代漢唐歷代之遺制耳若删去金俗
所尚及其勑條等律益以開國以來聖旨條畫及奏准
體例以成一書即至元新律也且法者所以維持天下
之具在御史臺尤不可不以立法為本

正月二十一日竊維御史臺天子耳目之寄自本朝官以下宜妙選朝廷名德大臣為主上所倚信者一員足以坐鎮雅俗庶幾合天下之公望以振起臺綱此非一人之私言寔内外之公議也

三月十五日伏覩皇太子册立禮畢此誠社稷生靈之福遠近臣民無不忻忭其所以鎮服藩國之心係仰天下之志正在於今日昔成王幼冲出則有周公召公太公史佚為之訓諭匡直之入則有太顛閎天南宫适散

宜生之徒為之輔翼周旋之故能制禮作樂興建太平為周家八百年之基今皇太子仁孝四海屬心獨官屬尚闕宜博稽賢才妙選朝廷耆舊有聞望德業者為之保傅及明通政事謹容有器局者為之左右前後則凡所施為必有超絶所謂鎮服藩國之心係仰天下之志葢在此也不肖職當言責區區之情不敢不盡

八月四日竊見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今襄樊新附宋人惱懼乘機抵隙混

一之議固在於此然或措置乖方規圖未盡切恐未易
有功比聞河南等路行旅往來傳說新簽軍三萬河南
民户數少加以貧乏或三户五户併作一軍向來困逼
襄陽飛挽之勞數年於此重以今歲水災巢居野處衣
糧俱盡單弱怯懦自救不暇又安敢望其得用哉古者
將拓土宇必培植邊鎮使之强盛然後可以立功若藩
籬摧弱不惟不能有功切恐鼠輩窺窬易有驚擾合無
移咨樞密院再行講究聞奏施行

六月二十一日竊惟際天之下皆朝廷赤子初無内外之間古人由近以及逺故有先後緩急之勢大抵京師根本也四方枝葉也根本盛寔則枝葉茂容此必然之理也殷周王畿千里諸侯大者方百里秦漢徙天下豪强以寔京師亦所以强榦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之意也若京師根本不固四方脫有風塵之警饑饉之虞則何以鎮遏寇掠今竊觀大都形勢則四方之根柢也其百姓宜加愛養厚其力以固根本廼者近餘年間其賦

役科差比之外方吏爲煩重每歲除包銀絲料課程稅糧外畧於總管府各科分取問得打造石材般載木植及一切營造等處不下一百五六十萬工和買稈草燒草又不下數十百萬束料粟不下數十萬石車具不下數千餘輛其餘雜細不能縷數也今來參詳曰買曰顧非常法也前代不測則用之今一一逐旋顧買侵漁之徒又因而剋減致使官民不相信凡所給價以十分爲率必指留一二分俟估計體度定然後破除放支行移

遷調有數年不得足其價者今營造方始此等事不能遽已要當講求良方擬定價直明示榜文鈔出則貨入貨入則鈔出使侵漁之徒不能少有尅減倘計置不盡不測必用之物宜比市價稍加增添利之所在民爭趨之何患有不辦者哉且夫民之所以不饑寒者以其當耕而耕當織而織耳故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今農事方殷夫役若此安得不妨奪歲計欲民力之不困不可得也大都四方輻輳閑民居多若將見支工價鹽糧餘上

少添分數明示榜文召募赴役不致尅減亦足以濟貧民倘召募不足當農隙之時遍及則可也若農事未隙除農民之家其餘諸色人户時暫科差亦不妨奪農務不誤造作似可久行兼本路鹽貨與外方亦更偏重河間每袋重四百五十斤價鈔一十四兩一錢一分四釐山東每袋重四百五十斤價鈔一十二兩六錢六分二釐大都每引重四百斤正該鈔一十六兩三錢又利祿錢七錢每引通計鈔一十七兩比山東河間斤重少五

十斤價鈔比河間多二兩八錢八分六釐合無照依河間山東酌中定擬價直官賣鹽引從諸人興販則足以少寛民力是亦愛養之一節也古者將用民力必先有以養之養之既富而知義然後用之則何功不獲何事不成今國家方將混一區宇輦轂之下頗涉困獘利害非細主上仁慈愛養元元如近者免徵積年拖欠之錢債除豁軍人埰夗之差發皆希世之洪恩得復覩於今日是誠生民之大幸社稷之永福也如大都和買和顧

夫從鹽貨等事與所以培養根本之意特未有以達之耳

四月十六日竊惟襄陽宋人名藩今既失之豈無惱懼且吕氏彼國大族與之抗衡者必因此有所誅殺此誠可乘之機也為今日計莫若待吕安撫以殊禮加以寵名置之於内别選吕族可倚用者與國朝名卿共守襄陽宣布德澤秋毫不犯分遣諸將水陸並進則人心不摇混一可期矣若待彼措畫既定人心稍安則大事去

矣此機間不容髮廟堂之上必有成筭誠以區區之情職當言責不得不爾

二十年五月原缺日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相威奏罷日本之役奉旨不准切詳盜賊草竊人民流困加之饑饉軍旅勃興不勝搔動相威所言社稷生靈之福也雖聖意時暫不允本臺自合執奏至於再至於三期于便國便民而後已則天光必有回照

八月原缺日竊謂古之用人以考能否為本今不過通筭

月日抑其資品而已其於古人考績黜陟之意葢無有也直至各官贓汚發露才有停解降等之法其於所管部分人户果安而無逃移者乎盜賊果息而無耗亂者乎詞訟果簡而無寃抑者乎賦役果平而無偏重者乎田野果闢而無荒蕪者乎是之不論直以受錢得罪驟升乃降此治之所以未臻也今後某官在某任歷某月日於五事某事不辦可中是何等選縣考之於州州考之於府府考之於各道按察司御史臺歲終奏遣監察御

史分道考按得寔呈省其各道按察司亦以所屬路分通考五事之殿最而升黜之夫欲考按如此而取人之路不可不謹今司縣司吏取之無法因之以升州升府以至部臺院省莫不由此途出與夫諸衙門創保人員皆經營求請而得之積以月日以之臨民以之治軍以之典財賦以之任風憲求之超出倫輩肯為國家効力者幾何人哉前代有鄉舉里選之法賢良方正之科如科舉如任子如試吏員其途不一也今止於貼書寫發

之間取之豈能盡天下之才合從吏部與諸名德講究定一代選舉之典則人才有望澆風可戢矣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朝列大夫侍御史行臺事奏事房十月二十日巴林集賽第三日香殿内有時分本臺官伊蘇特穆爾大夫實哩瑪勒中丞阿實克特穆爾中丞崔中丞們都展侍御和爾齊納古爾奇拉爾舒庫爾齊阿實克阿拉巴延殿中巴哩巴實寶齊特穆爾布哈等奏過事理合行開坐具呈者一奏俺每臺裏遷轉底官

人每待奏博囉傚每一處去底伴當每兩箇臺官兩箇
都事四箇監察這些有上位不認得底人每奏名字那
沒欽奉聖旨你每說者奏如今博囉傚每新去底人每
為那上頭俺這裏臺官魏學士底孩兒魏治書為好人
底上頭交去歷道商量來更張夢符小名底人先是按
察副使勾當來如今保定府做同知有他是好人底
上頭他根前交一處去歷道商量這刑部裏筆且齊頭
兒畢主事小名底人再一箇做縣令來底和九思小名底人

這兩根前筆且齊頭兒交做都事去麼道商量來再四
箇監察有體例幹濟底好人委付交去麼道商量來欽
奉聖旨這底每我不認底有你每識者交去者雖那般
呵交我覷我雖不認底呵見他每面皮呵理會底也者
欽此奏事房十一月二十九日安圖集賽第三日香殿裏
本臺官實哩瑪勒中丞阿拉克特穆爾中丞崔中丞們
都展侍御和爾齊奈曼岱呼爾察舒庫爾齊阿薩爾巴哩
巴蘇蘇勒圖們都奏過下項事理覆過奉臺官鈞旨付禮

吏房欽依施行合行移付者

一奏博囉岱每一處去底伴當魏學士底孩兒更兩箇做監察去底張瑀周祚再這箇筆且齊頭兒做都事去底畢主事更六箇達勒達監察去底數裏福努這底每月奏呵聖旨問了各人根脚教去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竊聞欲清其流毋濯其源欲求治人先須自治憲臺為天子耳目之寄拾遺補闕進賢退不肖使百司畏肅内外乂安此其職也今務訐發陰私追究贓物薄書推

積過於有司比者臺政一新有合講究事理開具于后

一御史臺官監察御史此非常選前代多出自宸衷自餘糾按之職宜中書省選奏若有不當御史臺劾之而已今自作一選其間或公或私或可或否不能不掊物議一贓罰庫前代無此例御史臺職當糾劾若有合追贓罰付之有司令御史臺察院自行追理另置贓罰庫雖亦歷按驗明白終非其體一各道按察司書吏不宜止於府州司吏内選取宜兼用儒生之通達事物者府

州司吏習雖既熟能卓然自立者有幾一旦處清要之地掌進退與奪之權所以閧招物議者多本於此一各道按察司奏差察事問事甚爲不便如奏差專以察體究問不知司官掌何等事且操縱與奪之間豈能盡公今後宜減奏差之員之半以補書吏體察究問司官當自爲之奏差承奉使奏可也